

海的韵律，河的海声

——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器厂的一段心路历程

高建国

1955年2月，苏联援助的重点建设项目洛阳矿山机器厂，经第一机械工业部和苏联方面同意，决定提前一年建成投产。根据建厂需要，半年前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的焦裕禄等五名调干生，中断在校学习，转往大连起重机器厂（大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实习。

这个决定，对经艰苦努力通过预科阶段学习考试，准备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焦裕禄等人，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转折。焦裕禄以坚强的党性毅然放弃在“工程师的摇篮”圆本科梦的设想，于同年3月来到中国起重机械行业的排头兵大连起重机器厂，任机械车间实习主任。

拉牛尾巴的搞工业，这无疑是一次惊险的跳跃。焦裕禄少年因家贫高小辍学，1947年8月由山东博山区武装部干事选入南下干部大队，在惠民整训三个月，于1948年初到达河南鄆陵县，随之到尉氏县参加剿匪和土改，先后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大营区副区长兼武装部部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等职，与豺同穴巧弭暴乱、三擒两纵黄老三，领军支前淮海和剿匪土改都搞得风生水起。1950年，焦裕禄任团尉氏县工委副书记，1953年6月由团郑州市委第二书记调洛矿工作。

焦裕禄第一次走进大起厂足有几个篮球场大的机械车间，只见形态各异的机器琳琅满目，凌空而过的天车穿梭往来，像是置身现代工业博物馆；参加车间生产会只能洗耳恭听，眼瞅着别人说得头头是道，自己干着急却插不上嘴；同工人接触交流，只能拉家常、谈思想，光打“隔山炮”，一涉及生产和技术问题就一窍不通；对车间生产管理，他也十分生疏，什么计划安排，什么工艺流程，一概不明就里。

几天下来，焦裕禄急得像针毡上睡觉——坐卧不宁，忍不住时，便私下里问车间王主任：“掌握这些管理业务，得多长时间？”“用一两年时间，大概可以摸到点儿门道，入门得好几年。”

“要这么长时间？”他心里一惊。

历史的转折已经完成，我们熟悉的武装斗争已不再是党的中心任务，陌生的经济建设亟待学习掌握，必须以革命战争年代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刻苦学习，脱胎换骨，尽快成为管理工业的行家里手！

从驰骋沙场的猛将，到熟稔工业管理的专家，迥如霄壤的业界壁垒，像是横在眼前的一座喜马拉雅山。而由此及彼的追赶和跨越，亦是凡夫俗子眼中需用光年计算的海量时间！果然，焦裕禄的入门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入厂不久，洛矿来的一位同事去资料室借图纸，把减速机图纸的俄文代号“6O—4”读成“604”，在厂里传为笑谈。被讥为“604”的洛矿实习干部灰头土脸，仿佛披了件不受人待见的马甲。

面对这场风波，焦裕禄因势利导对大家说，科学文化基础差，是旧社会强加给我们的历史缺憾，但不能作为安于现状的理由，必须知耻而后勇，发奋学习由外行变内行，尽快甩掉头上的“604”帽子！

焦裕禄登高望远，屏气敛声开始了坚韧的进军。

月隐星移，白昼与黑夜的概念似乎消失了，朝曦和晚霞在弥漫着机油味的车间相织相连。为尽快搞清工艺路线，焦裕禄采用笨办法，按加工流程跟着部件走，不厌其烦往返车间十几台机床，逐道工序从头学，直到搞清弄懂。为了看懂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器图纸，他常带上图纸下车间，对照实物逐一辨认，现场比对图纸上的符号识别机器零件。晚上，他一头扎进图纸室，悉心琢磨“正视”与“俯视”原理，在灯下用暖瓶、茶杯体悟投影的奥秘。他还虚心拜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傅为师，在听声响、看切削、辨火花中，快速识钢型、辨材质。

焦裕禄下苦功研读《工厂管理基础知识》《关于车间作业计划》等书籍。车间计划员编排生产计划，他总是不离左右。几个月工夫，焦裕禄不仅对车间机器性能、加工工艺、生产流程烂熟于胸，而且能够独立编制符合车间生产流程和要求的生产计划。

焦裕禄牢记自己的政治责任，扎实有效做好车间工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探索车间党建的特点规律，满腔热情帮助大家解决工作思想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被大家誉为“最棒的车间主任”。

二度寒来暑往，为期两年的实习快要结束。焦裕禄抓紧做好眼前工作，又找到车间王主任，就加强车间党支部建设进行交流。王主任深为焦裕禄把实习当任职，实习期满还想车间长远建设所感动，几番欲言又止，终于忍不住说：“老焦哇，你还打谱走？你走不了啦！”

焦裕禄一愣，忙问：“王主任，出了啥事？”

“厂里已给一机部打报告，要求把你和另两名实习干部留厂工作，派出三名能独当一面的工程师，支援正在建设中的洛矿……”

人生又遇岔路口！情况突如其来，焦裕禄一时不知所措。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依旧在床上翻着烧饼。海涛彼岸，轻柔的韵律像大海的深情呼唤。浪花飞溅，海鸥低翔，他恍如又来到了与家人激情放歌的海边。焦裕禄一家喜爱大连，这所浪漫的港城，也向原来客伸出了热情的臂膀。新中国98%的重工业基地在东北，工业重镇大连有无与伦比的事业平台，有内陆无可企及的山海风情，也是自己迈进陌生工业大门的起点。大连不仅工作生活条件优于洛阳，而且子女教育成长环境也是内陆不能比拟的。他起身走到窗前，茫茫夜海中，漂移的航船像远飞的流萤，点染着梦幻般的港湾；争奇斗妍的灯火，勾勒座城市俏丽的天际线。夜海揽胜，焦裕禄不禁神往了。

不过，这种感觉仅仅昙花一现，便稍纵即逝。焦裕禄耳边海韵，很快就被一种源于远古的澎湃所淹没——那是吞天沃日的大河虎啸龙吟的海声。他循着民族心跳的律动向历史深处眺望，文明的演进在丰腴秀美的母亲河上次第展开。大河奔流，不歇昼夜。年复一年穿峡出谷的巨龙，从黄土高原奔流而下，移山填壑，输沙入海。于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茹毛饮血的华夏先民顺应沧海桑田，逐水而居，傍河而族，刀耕火

种，疏堙导流。鹿象出没的莽莽中原，升起了农耕文明第一道曙光。结绳记事的祖先冥思苦想发明文字时，创造性运用象形思维，以寄寓太平的吉祥物大象，将河出秦岭的开阔地带名之曰“豫”，像极了个孔武有力牵象而行的士兵。然而，亘古以降，这条哺育了一个民族、化育了中华文化的大河，终于有些疲倦了。当新中国的曙光照耀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时，昔日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不仅豫地早已无象，而且沃野时见不毛。现在，新中国工业化的浪潮，终于在与母亲河的协奏中，激荡起振奋了一个民族乐章。从沉睡中醒来的中原，在迈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热切呼唤着第一代建设者！焦裕禄的心飞回了洛阳，仿佛看到涧西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厂房，看到他们赴大连实习时，厂长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海的挽留，河的呼唤，焦裕禄心中情感的漩涡掀起巨大漪澜。第二故乡那片土地，已经沉寂了太久。较之北方的大海，横贯中原的大河，对自己的需求更为迫切。从内心里说，自己更乐意迎接挑战。与生俱来的立身行事道德准则，也决定了不能辜负苦心培养自己的洛矿。陆续建成投产的车间，正等着北上“取经”者回去一显身手呢！

第二天，焦裕禄向厂长一吐心声，感谢他对自己的信任。厂长理解焦裕禄回厂创业的愿望，根据他的建议，支援洛矿四名技术骨干。

焦裕禄的人生之舟在大连湾顾盼有顷，又义无反顾回归中原，把一个耐人咀嚼的悬疑留在北国港城。假如焦裕禄顺其自然留在大连起重机器厂，后来的中国还会有这位县委书记的榜样吗？或许，人们会看到工业战线涌现出一位同样光彩夺目的典范，也未可知。

1956年12月底，焦裕禄举家返回洛矿，被任命为全厂最大的车间第一金属加工车间主任，开始了工业战线九年大放异彩的新征程。

（本文根据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作者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改写，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憩

唐宁侠 摄

南湖那条船

黄长江

此刻 南湖那条船
泊在上海边的港湾一角
十三条汉子
来到船上 是要
缝补破碎的山河

为了躲避追袭的子弹眼睛
船朝嘉兴开去
发出声波响遍整个地球
余波至今还在绵延不绝的声音

镰刀和铁锤紧紧地靠在一起
就像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一起
握得所有的人 几万万人
都泪水盈眶
此时的船早已行至南湖
静浮在一个最宜放眼
四望的地方
展开想象的翅膀

感慨和畅想
让人插上翅膀
一起去缝补山河
一起去赶杀豺狼
让这片山河上的人们
脸上都漾起灿烂的荣光

如今 南湖那条船
已闯过了无数的险碍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有了新的伟大梦想
浩浩荡荡地航行在大海上

金麦秸，银麦秸

葛亚夫

夜晚，麦田像黄牛般卧着，一棵秸秆一颗牙，把白天饕餮的阳光，反刍成漫溢的月华。

所以，麦粒是金黄的，来自太阳；面粉是银白的，来自月亮。每粒麦子里，既有阳光的味道，也有月亮的味道。人吃麦子活着，生活也一半是太阳的颜色，一半是月亮的颜色。

割麦时，村人都起得很早。孩子、大人和老人，三军用命。咬一口馒头，手里就剩一轮下弦月；喝一瓢水，肚里就摆一轮上弦月。他们精神矍铄，像一弯新月，游弋在麦田里。月牙像一张弓，月光的箭矢，把村庄射得比麦田还远。镰刀像一弯月，麦子的箭矢，把麦田射得比村庄还远。村庄的人弯着腰，像一张弓，像一弯月，汗水的箭矢，把时光射得比月光还远。

麦是金黄的。麦穗是金的，麦秸是黄的，它们都有着阳光的肤色。

碾去麦穗，麦秸是月白的；碾去麦壳，面粉是月白的。它们都隐匿着月光的胎记。

麦秸站着时，是金黄的，是天地的黄金通道，麦穗是咸阳，每粒麦都是一场鸿门宴。

女人都有着虞姬的柔软，纤手一挥，就拂去男人满面的征尘，褪下满身的金甲。

女人遇到麦秸，就像虞姬遇到项羽。心思如针，三千青丝，一千编织成馍盘，可以慰风尘；一千编织成草帽，可以遮风雨；一千编织成首饰，可以诉风情。

男人都自诩为力拔山兮的项羽，他们和女人一样气盖世，看不上刘邦。

村庄里，女人是月亮的白，男人是太阳的黄，他们的故事也是月亮和太阳的故事。

麦秸倒下时，是银白的，是人世间的星光大道，一段秸秆，一段时光的筋骨。

老黄牛干着伤筋动骨的活，吃着麦秸和麦麸养生息。土槽里，秸秆是白的，麦麸是黄的。男孩注视着，嘴角边也溢出月光和阳光的滋味。

牛棚下，牛的门齿是白的，毛肤是黄的。男孩抚摸着，手心里流动着月亮和太阳的温度。

天地间，男孩伏在牛背上，揣着那个传说，白天溯回在阳光里，晚上溯游在月光里。

当男孩有了阳光的肤色，织女就披着月光走来。男女间的事，也是太阳和月亮的事。

银麦秸能治愈老黄牛，让他还魂，生龙活虎；也能治愈泥土，让他站直，避风挡雨。

男人把麦秸铡碎，掺一口水，喂到泥土里。那些流失的钙铁锌，又重返骨质里，泥土也青春返照。挺直腰板，站成一堵铁骨铮铮的墙。白天，太阳照在墙上，麦秸是黄的；晚上，月亮墙上，麦秸是白的。土墙里的生活，也一半是阳光的灼烫，一半是月光的温柔。

那一年，“牛鬼蛇神”掘开祖先的坟墓，焚棺砀碑，祖先在荒野上哭泣，无家可归。爷爷一无所有了，背筐麦秸偷偷去上坟。他深信，人间的麦秸是阴间的金条。

祖先的骨骼零落一地，比月光还惨白。麦秸金黄，火光比阳光还刺眼。

爷爷抓把土，撒在空中，呼唤着祖先，祖先回家了，回家挣钱了……

人世间的事，是太阳和月亮的事。人鬼间的事，是月亮和太阳的事。

◇ ◇ ◇ ◇ ◇ ◇ ◇

紫藤萝的春天

张小红

安静是一种情愫
你是诗
编剧需要故事
爱要有天分

紫藤萝爬上心口
缓缓地开
你走来了
季节开始葱茏

你来向春天告别 和我
这是生命的初衷 言不由衷

寒鸦钻入暮云 叫了一声
像一个预言

◇ ◇ ◇ ◇ ◇ ◇ ◇



邛海全景

郭建良摄影

垂钓时间

腿关闭心灵之窗，让双腿扛着躯体，运载着存放禅定灵魂的脑袋，到阳光里漫无目标地随处游荡。

6月末的最后一个周末，正午时分之后，日欲偏西，俺又处于意识不能专注的窘境。那么，出门吧，和灼热的阳光一起飘浪。

步行穿过几个街区，我到了北边的一条小河边。缓流的河水给人一丝凉爽，我也精神地抬头四望。两岸绿树葱茏，树荫下人气兴旺，戴或不戴口罩的男女老幼，要么嬉戏林间，要么疾走，还有人安坐树下，享受夏日的清凉。

对了，这条河是李哥常来钓鱼的地方——我老说他沉迷于无意义的生活，今天他会在吗？沿河边搜寻，没见老哥身影，但好远处有人静坐在钓鱼竿旁。在一个有仁老汉垂钓的河段看了一会儿，热，略感劳顿的我，坐在边儿上阴凉处的石块上静观起来。

相隔两三米的三人蹲坐在自带的小凳上，各自面朝河水一语不发，雕塑模态地盯着河面，不知道是眼里无物还是有自己的鱼漂。间或起竿，收回空空如也的鱼线，打理一番鱼钩，又扔回河里。时间长了，有人也偷闲吞云吐雾。想看到钓鱼的情景，然而总没有鱼上钩，我也有了一点雕塑模样。

“走啦。”不知过了多久，先撤的收起鱼竿儿和凳子自行离去了。稍后，另一个留下“明儿见”的声音也离开了。

“你们天天来啊？！”我搭讪说，留下的这位会搭理我吗？这时他正忙着起竿儿——还真钓着了，鱼也就手指般大小，像是小鲫鱼。没有我预想的表情变化，面无表情钓鱼哥不紧不慢地摘下鱼看了两眼，然后扔回河里，接着是换鱼饵继续钓鱼事业。

“没事儿就来。”一系列动作之后，他回说。“我看你跟这儿看半天了，没事儿也来试试呗。”他看我一眼，估计当我同龄人了。“我没耐心。”还真抓着了，鱼也就手指般大小，一下午没见他说话——打开了话匣子。

你边儿上看都能半天，怎么会没耐心呢？咱这也不是技术活，就是找个乐，消磨时间。我刚退休那阵儿，也是成天磨皮擦痒，不知怎么着好，写字画画养鸟放风筝不喜欢，读书也读不出个道道儿来，……倒是喜欢安静，可家里老有人看电视，那太闹腾，也没什么好看的。后来也是在这儿转悠，见有人钓鱼，就买了鱼竿儿来凑热闹，结果不错，慢慢习惯了，腿儿来腿儿回，再养养性子，急脾气没了，身体、心情都不错。

在漫不经心的对话中，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所谓生命、生活的意义，想问他，可觉着这有点可笑：我得先问自己。

一天、一月，甚至一年中，有意义的时间几何？而到底何为“有意义”？如果幸福、愉悦，以及安详的时光相伴就是生活的意义，钓鱼哥不就过得很有意义？反倒是我，老有牵扯意义的胡思乱想，整得连踏实睡眠都厌倦地远遁了，末了晕头晕脑地思绪散落一地，这是哪门子意义呢？

嗯，尼采、福柯该不会是执迷“意义”而疯癫的吧？

想想，其实自己就一街面儿上随处可见的常人，何不如钓鱼大爷那样忘却“意义”垂钓时间呢？或者让时间淡出自己的内感官，就如这条河一样，无意识地任由时光流淌。

